

〈萬福瑪麗亞〉

萬福華廈的四樓樓道飄著一股異味。表面上會以為是消毒水的味道，加上住戶往來身上的煙塵，叼菸或者嚼食檳榔的紛雜味道掩蓋了那味，聞到的人大多想著那大概馬上就會消失了，憋個氣進到自己屋裡也就過去了，然而那像是什麼腐爛掉了的臭味越來越濃烈，光是電梯經過四樓開門那氣味就衝進每個人的鼻腔，敏感的人把口罩戴得更加嚴實。又過了一晚，終是有住戶向管理員反映完全無法安然待在屋內。

通報的是住在五樓的年輕夫婦，擔心那氣味對他們的新生兒有不好的影響，憂慮地表示希望可以儘快排除這問題。管理員跟著他們上樓，發現比起五樓，四樓的狀況尤其嚴重，管理員便通報了住戶管理委員會主委，曲曲折折找了清潔公司來勘查。在公共區域什麼都沒發現，若是白天有人在家的住戶大多願意當天配合檢查，當日無人在的住戶則輾轉約了隔天，倒也沒有嫌麻煩的反抗情緒，唯獨四樓之二的住戶始終沒有應門。

清潔公司的人向主委反映，上任不久的主委楊瑪俐一臉毫不意外：「噢又是四樓之二。」

*

萬福華廈位於台北都心，是建於一九六〇年代末的七層電梯大樓。它原本面對鐵道，鐵路地下化之後不只鐵軌給拆除了，軌道旁的畸零地也被徵收，低矮平房與菜圃剷掉後路面拓寬，闢為市民大道，萬福華廈的住戶認為鐵道變成大馬路帶動了周邊景氣，除了某些住戶改為住辦混合，一樓也多闢成了餐飲店面。

美中不足的是，市民大道中央矗立著粗高的水泥柱，其上搭建高架道路，它的橫向結構正好卡在萬福華廈的五六樓之間，硬生生截斷了視野。萬福華廈六樓以下的住戶常常抱怨採光和空氣變得很差，被雙層的車流噪音包夾，然而此事已難以改善。有些住了幾十年的老住戶不喜大樓往來成分變得複雜，甚至認為風水也給高架道路破壞了，所以乾脆賣掉房子搬走，其中四五樓的住戶流動得最厲害，幾年之內搬走大半。

住在三樓、本就從事房仲業後來出來自己做的楊瑪俐卻是反其道而行，她認為萬福華廈此時此刻正有大好商機，必得好好利用——作為大樓管理委員會的總務，常在鄰居之間總動，她總是最先掌握住戶們的動向，得知四樓之一要賣，她跟該戶屋主套了交情，以相對的低價買下，改裝成出租套房。她精打細算，自行畫了好幾次平面圖，決定將客廳與陽台之間的門窗都打掉，再用氣密窗包住整座陽台，於是室內空間多了一坪半，原本的客廳與廚房就可以隔成三間，整個公寓變成兩間套房、三間雅房，其中雅房都沒有對外窗；原本格局的玄關旁設了一排櫥櫃，上面擺了插電的煮水器和電磁爐充作簡易廚房，空間小得只能容

〈萬福瑪麗亞〉

納一個人。所有房門關起來的時候那角落成了一個黑盒子，一點自然光都沒有。楊瑪俐不覺得那有什麼大不了，裝潢好打開燈光拍了照便將租屋訊息釋放出去：吉屋出租，只收正職上班族女性。

由於地段好，加上單身套房在租屋市場本來便相當熱門，楊瑪俐的租屋訊息詢問度非常高，房子門口最後的裝潢還沒結束，所有房間便已全租出去了，接著工程收尾還有房客入住並不花太多時間。經營大致也堪稱順利，住客流動率雖然高，卻沒有空窗期，甚至還有外國人住客，這讓楊瑪俐特別覺得自己的房子行情很高。她永遠記得那名金髮女郎來看房子時自我介紹叫做瑪麗，當下她就認為這必然是命中注定，殷勤地說「真巧我也叫 Mary」。儘管瑪麗提出非常多要求，不過楊瑪俐心中已經打定主意要拿瑪麗來當日後招租廣告的主打宣傳，再者她的要求裡頭並沒有殺價這件事，楊瑪俐簡直爽快地打包票答應什麼問題她都會處理。

楊瑪俐很滿意這房子的投資報酬率。三五年下來，租市仍然熱絡，她盤算由租金累積的淨利夠她再下一城，便又頂下了四樓之一正對面、其實也空了好久的四樓之三，改成同樣格局的出租套房，等這週末裝潢好就能招租了。

楊瑪俐站在四樓之三門口監看工人做事，被突兀尖銳的開門聲嚇了一跳——四樓之二的老舊木門撐開一條縫，後面藏著皺巴巴的臉，在暗裡的老男人用略帶混濁的小眼睛打量著楊瑪俐。一股陳舊又混雜難以形容的氣味從老人屋內滲出來，連新鮮的油漆味都蓋不住，楊瑪俐稍微退了半步。她屏住呼吸，正做出想要打招呼的嘴形，老人已經關上了門，那扇門的鉸鏈不知多久沒上油，喀啦作響得顯得木門搖晃零落。楊瑪俐的聲音哽在喉間，吞下來吁一口氣，右手在面前揮了揮，裝作沒這件事，與裝潢師傅閒聊。她又逗留了一陣，離開前把四樓之一住客的鞋架搬到拐角的公共空間，並打量那裡已經擺了很久的各式雜物。

萬福華廈是電梯大樓，單層平面很寬敞，除了電梯也有樓道，位於建築中央，電梯左右各有三戶；樓層西側的安全門外還有防火梯，空間規畫相當大器，其他公共設施卻顯得寒酸：樓道照明好幾處都有問題，不曉得是日光燈管還是起動器該換，或者是電路年久失修，燈光時常閃爍，住戶向管理員反映好多次都沒改善——可能是退休老兵出身的管理員老馮耳背了，或者他就是忘了。他大多時候坐在電梯旁的收發櫃台裡抽著黃長壽，拿了放大鏡讀報紙或者聽很大聲的廣播。住戶跟他說話他幾乎不答應，他對別人說話由於鄉音太重也很難解，只有楊瑪俐勉強猜得出他說什麼，才終於知道哪裡照明得要維修。不過四樓住戶幾乎都是外租客，他們不在意公共設施是好是壞該否維護，於是四樓的樓道燈總是三盞不亮兩盞。與安全門反方向，最底的四樓之二據說是四樓唯一的自住戶，是一對姓李的年長夫

〈萬福瑪麗亞〉

婦。五年前李太太過世了，丈夫仍然獨居在那房子裡。

李老太太還在的時候他們夫婦與左鄰右舍關係不算疏遠，李老太太甚至還會跟老馮以家鄉話聊天，一切幾乎可稱甜美，然而事情就是在她過世後起了變化——李老先生與鄰居斷絕了往來，不再繳交管理費，管委會也拿他沒辦法；在四樓之一與之三的住戶分別搬走，還沒有新房客來頂替時，四樓那一角只住了他一人。電梯另一頭的其他戶都是把這裡當工作室用的租客，作息很可能與李老先生的錯開，沒有人親眼見過他——唯有四樓之五在自己門上設置的監視器曾經拍到李老先生停佇公共區域或往樓梯間方向走的蹤影，然而看得到錄像的人並不知道那個老人是誰。

對應錄像記錄的時間，日出時分寂靜的樓道裡會響起吱嘎的開門聲，朦朧的廣播聲音隨著從門間流洩出來，由於監視器無法收音，它也無法為這段奇特時空作證。

楊瑪俐動著買下四樓之一的主意時李老太太還沒去世，所以沒想太多便投資下去了，哪想得到李老先生在太太過世後變了個人，連不時喜歡跟鄰居串門子的她都已經許久沒有見過李老先生，這回他突然開門與她四目相對真是嚇到她了，他的眼神讓她一點都無法想起他以前的樣子。

從各方面說來，李老先生整個人像是消失了一樣，四樓之二的角落一片沈寂，在四樓之一施工期間楊瑪俐本想還是知會李老先生一聲，然而他沒有應門也不曾現身表示意見，楊瑪俐萬事纏身無暇多想，只顧著把房間順順租出去了，而租屋的女郎們來來去去也從未見過李老先生。

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雜物逐漸堆積在李老先生家門外、電梯旁的公用空地：泛黃的舊報紙雜誌，老式的水銀熱水壺，鍋碗瓢盆，生灰的電器，兩把少了支腳的椅子背靠背挨在牆邊，上面疊了一捆捆用紅色塑膠繩紮起的舊書。由於管理員老馮和他太太同時負責清掃萬福華廈同時也有在做回收，他們以為那是李老先生不要的東西，夫婦倆曾經嘗試清走那些東西，弄出的聲響讓李老先生衝出來對他們咆哮，此後再也沒人試著動那堆雜物。原先那些雜物堆疊得還算有秩序，後來數量越多便顯得失控，報章雜誌也不再成捆，而是散落攤放在原先的書堆上。

四樓之四五六的住戶因為在樓道拐角另一側，空間上還不致受到影響，就算堆滿舊紙的角落在下雨天冒出濃烈的潮溼油墨味，他們也隨它去，甚至有樣學樣，把淘汰的舊家具放到那公共空間裡。已經住在裡面的租客對自己小房間外的環境也不在乎，任那堆雜物繼續膨

脹，大家都對此保持緘默。楊瑪俐本身不住在這層樓，自然不感覺有什麼問題，帶人來看房子時她從沒有主動說明，也鮮少遭遇質疑，直到瑪麗搬進來。

明明看房的時候那堆東西就已經在那裡，瑪麗當時似乎以為那是另一戶也在整治內部所以沒有放在心上，後來才明白那是四樓的常駐景觀——只要四樓之一的大門一開，那堆雜物便全收眼底與鼻腔。它成了瑪麗與楊瑪俐的主要爭執點，楊瑪俐總是敷衍她，說自己確實無權過問公共區域的事情，瑪麗不被說服，讓楊瑪俐著實苦惱；沒多久她決定也要收購四樓之三，於是楊瑪俐最近的說法是等四樓之三裝潢完就會把雜物一併清走。

一方面楊瑪俐不想那些雜物擋住通路，使得裝潢材料工具不好進出電梯，再來想及瑪麗的反應，她也覺得不能讓這堆混亂影響來看房的租客的觀感。她去問過逮得到的當樓住戶那堆雜物歸誰，還能用的舊家具什物就讓老馮夫婦拉去賣錢了，其他的沒人承認是物主。楊瑪俐便推斷唯一問不到的四樓之二的李老先生應該就是這堆雜物的擁有者——堆得越來越滿的雜物象徵了老生活動的痕跡。等老馮夫婦處理掉部分舊物，那堆雜物勉強不會阻礙工人施工，楊瑪俐便沒有堅持非得找到李老先生不可。

一天，楊瑪俐來視察四樓之三的裝潢進度。只剩最後的收尾不消太費心，她又四處瞧瞧，在那當兒她突然換了個角度思考，起了整治電梯旁那塊公共區域的主意——假如把那堆破爛東西清掉，那塊地其實大得很，能夠拿來好好利用，說不準房租也可以藉此再提高一點——她先拜託裝潢師傅收工時幫她將這些雜物堆得更緊密些，又從管委會的檔案找出市政府規定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把第十六條特別影印出來貼在各樓層公共區域，還加貼一張在李老先生的雜物上。

過了兩天楊瑪俐發現雜物堆上的條子不見了，但是東西沒有減少。她並不費心嘗試跟李老先生說上話，只是把另一份公文影本從門下的底縫塞進李老先生的家裡，並去找住在七樓的管委會主委王太太，建議週日舉行年度住戶大會，由於王太太不懂電腦，楊瑪俐便代她擬好開會公告，列印出來貼到電梯的鏡子上，回到家後再繼續規畫四樓的空間。

即將擁有兩戶出租套房讓楊瑪俐特別有成就感，並且她真心認為當房東是個好生意，凡是遇到看起來好說話的鄰居她就以此當談資，甚至鼓吹對方共襄盛舉。楊瑪俐才遊說過了王太太，當晚她在一樓張貼開會通知，碰到在等電梯，剛搬來半年、住在五樓的毛太太與毛先生，彼此打了聲招呼，接著楊瑪俐便滔滔說起她正在裝修四樓的新房子，毛氏夫婦即使看到電梯來了也不好意思打斷她。等楊瑪俐講到一個段落，毛太太謹慎地問她管理委員會的人知不知道她在住宅大樓裡當包租婆，楊瑪俐對她擺了擺手。

〈萬福瑪麗亞〉

「毛太太，你不曉得我就是管委會的總務？你們搬來沒多久難怪不知道，星期天住戶大會記得要來開啊，你們年輕人來幫忙肯定能更加改善我們這大樓的環境。」

毛先生這時問道：「聽起來你這裝潢改得挺多的，通風還有消防沒問題嗎？」

「這個哦，我在每間房間都開了氣窗，設想周到吧？」楊瑪俐笑得歡快：「那些年輕房客只要租金便宜交通方便就好，沒在管消防什麼的啦——毛先生毛太太，你們現在有沒有五分鐘時間，要不要跟我去看一下？」說著楊瑪俐就按下了四樓的按鍵。

毛太太想要推辭但又說不出口，而毛先生只是表情古怪地盯著楊瑪俐，電梯在三樓停住門才打開，他也不管自己的目的地是五樓，拉著妻子便往外走了。楊瑪俐只覺得這個男人不識好歹。

儘管從毛先生那兒碰了個軟釘子，新套房快裝潢好了仍然讓楊瑪俐倍感激動，忍不住想找人講講的興頭，隔天她在一樓等電梯時碰到了五樓之二，六十出頭獨居的林媽媽。她拉著林媽媽一起進電梯，拍著她的手臂親熱地說：

「林媽媽，既然小孩都大了不跟你一起住，何不把屋子格局改一改，自己住一間套房就夠了其他租出去，也不用小孩煩惱你。我算給你聽：三十坪的房子扣掉共用的玄關和廚房，可以隔出四間套房，每間都能弄得超舒適的，漂漂亮亮租出去，每個月收個幾萬塊，這樣過日子都不用愁多好哇——」林媽媽諾諾地沒正面回應楊瑪俐，楊瑪俐見三樓到了丟下一句「林媽媽你再考慮考慮」便匆匆走出電梯。

過了兩天楊瑪俐下樓時又在電梯遇上林媽媽，繼續向林媽媽宣揚她的租屋藍圖，不管毛先生也在電梯裡。毛先生聽著楊瑪俐高談闊論屋子該要怎麼裝潢，冷淡說道最好是裝了氣窗消防跟通風就不會有問題，房間沒有對外窗對心理健康也很不好，還有這大樓那麼老了，電線有沒有重牽水管是不是要換。

楊瑪俐瞟了毛先生一眼，撐出一張笑臉：「哎喲，沒對外窗的房間就少算一千，同樣有人會要租的啦——我們這裡可是黃金地段欸！明天就有人要來看屋子了哪。我說毛先生，毛太太應該很喜歡我的提議吧，你先別那麼古板，跟太太一起想想看嘛，有空屋我馬上報你知？林媽媽，你要不要跟毛先生他們合夥我覺得也很不錯喲。」楊瑪俐手機在電梯開啟的同時響了，她一手接起電話另一手朝兩人揮一揮，丟下一句不曉得到底對電話哪端說的「有問題來找我」，快步走出去了。

〈萬福瑪麗亞〉

*

週六近中午楊瑪俐等在萬福華廈大門口。太陽非常大，躲在陰影下也還是被前方地板的反光螫得雙眼疼痛，而且空氣溼黏，楊瑪俐覺得自己的妝要糊掉了。準十二點來了兩個年輕女孩。個子比較小的女孩戴著頭巾，皮膚特別黝黑，看到她楊瑪俐臉色不大好看；另一個短髮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女孩向楊瑪俐打招呼，楊瑪俐從聲音認出她是那天打電話跟她約時間的那個人。其實也有些口音。她們彼此點點頭，楊瑪俐用眼角餘光打量沒有講話的戴頭巾女孩，笑容有點僵硬。

她們進了電梯，楊瑪俐開口——只對著短髮女孩：「所以你從哪裡來的啊？我聽你口音不是臺灣人啣。」

「我們是新加坡來的。」

「哦～新加坡～」楊瑪俐應酬地接話：「那是個很守秩序的國家啣，到處都很乾淨。」兩個女孩靦腆地點頭，楊瑪俐又不自然地看著戴頭巾的女孩。沉默半晌，轉移了話題，仍然是只對短髮女孩講話。

「我們這棟大樓也很乾淨的，每週都有專人固定清掃公共區域。」但是她們一走出電梯便看到那堆占據一半公共區域的雜物，邊角還倚著兩包沒用專用垃圾袋包起來的吃剩便當盒。楊瑪俐乾乾笑了一聲，側身試圖掩住比她龐大許多的雜物，引導女孩們走到四樓之三，一邊道：「我這套房再下個週末裝潢就會完工，雖然還有點小亂，但是影響不大，別介意啣。」她打開四樓之三的大門，讓女孩們跟著她查看屋內格局。

房門沒有關上，戶外的自然光多少照亮了整個空間，所以楊瑪俐沒有開燈。蹙了一圈，戴頭巾的女孩開口詢問房間的通風狀況，明明她說的話她都聽得懂，楊瑪俐卻頓時變得很不耐煩：「所以你想要租這裡？」女孩點了點頭。

「那個、楊小姐，只有我朋友要找房子，我陪她來的而已。」短髮女孩這麼解釋，楊瑪俐因而轉頭，幾乎瞪著她，又看回戴頭巾的女孩，擺了一個沒有笑意的笑容：

「哦我記得我的租屋廣告寫得很清楚，我這裡只收有正職工作的粉領上班族，不收外勞的。」

兩個女孩都非常驚訝，戴頭巾的女孩尤其受到衝擊，一時沒能反應，楊瑪俐以為她聽不懂，

〈萬福瑪麗亞〉

又重複了一次，戴頭巾的女孩直直望著楊瑪俐，字字分明地說：「我不是外勞，而且我已經正職工作好幾年了，這是我的名片。」戴頭巾的女孩從皮包拿出名片給楊瑪俐，但是楊瑪俐根本沒仔細看。

「不行不行，這是什麼奇怪名字的公司我從來沒聽說過——你是不是假造名片？我不能把屋子租給來路不明的人。」楊瑪俐揮著手，把兩個女孩趕到玄關，倉促地關起每一扇房門，而樓道燈沒有亮，沒有光源透進半掩的大門，玄關頓時變得異常陰暗，三個人在黑裡睜大眼睛。

此時四樓之一的門打開，瑪麗走了出來。楊瑪俐馬上換了個表情，熱情地對她說「Hello Mary」。瑪麗顯得比意外更多了一點什麼，但從善如流地向楊瑪俐說了「早安」。楊瑪俐笑了幾聲，語調高昂得突兀：「不早啦，都要吃中飯啦哈哈。」

瑪麗看向那兩個有點驚惶的女孩，「咦」了一聲，開始以英文跟她們對話。女孩們說起英文比中文還流利，楊瑪俐夾在中間，聽不明白她們在講什麼，只能一旁乾笑。

「楊小姐，」瑪麗改用中文對楊瑪俐說話：「她們是我的新同事，是我介紹其中這位來看房子的。」

「呃、哦真的嗎？那之前是誤會，真是不好意思啊哈哈——她們很喜歡這裡，想要跟我們做鄰居呢，我超歡迎的，這樣我們這裡就成聯合國了，好棒啊哈哈～」

兩個女孩臉上的詫異更強烈了，她們對看，非常沉默。

*

楊瑪俐之後親切得亂七八糟，一副非租出去不可的樣子，儘管戴頭巾的女孩顯得躊躇，但是她似乎急著找到房子，加上另一個女孩勸她不妨騎驢找馬，事情就先這麼談定下來了，只不過楊瑪俐表示另外找時間跟她簽約，要她等她聯絡。

送走兩個女孩後，楊瑪俐心底發悶，回到自己家打電話給在大陸的丈夫發牢騷。楊瑪俐的先生彷彿是被吵醒，開口仍帶著睡意；他心不在焉聽著自己太太的盤算，沒有吭聲，像是楊瑪俐對著話筒自言自語：

〈萬福瑪麗亞〉

「新加坡來的可以租，如果是印尼菲律賓的就不要，王太太說她家之前請菲傭，會趁只有她跟王奶奶在家的時候偷翻東西。」楊瑪俐換了一隻手拿電話，突然岔開話題：「對了，你也少去給我喝酒，尤其不准去按摩洗腳什麼的，你要是跟大陸妹鬼混你就知死。」

楊瑪俐的先生不置可否，站了起來，楊瑪俐聽到丈夫穿衣服的聲音，問他：「你現在是要去哪裡？」

「巡工廠啊，不然能幹嘛？」

「我剛剛問你我到底該不該租給那個新加坡人，她皮膚的看起來髒兮兮的，給人觀感不好，還有誰曉得她手腳乾不乾淨。」

「隨便你，不想租就不要租啊。我要出去了。」說完他就掛了電話。

*

主委王太太跟楊瑪俐在一樓大廳準備開會資料時問道：「欸楊小姐，我有看到包頭巾的女生在我們大樓進出欸，你知道是哪家也請了菲傭還是印尼傭？」

楊瑪俐沒好氣地回答：「都不是，她是昨天來看房子的。」

「是喔，啊你不是只收上班族當房客？她不是『瑪麗亞』哦？」

「不是啦！」楊瑪俐的語氣更差，走神到把資料分錯堆，發現了悻悻重新分類——「她跟我四樓之一的外國房客是同事，都在外商公司。」

「這樣噢。」王太太拿過分好的資料過來用釘書機釘好：「啊你不是說之前那個阿斗仔帶男朋友回來過夜正好給你撞見，你跟她吵了一架，所以這次只租臺灣人嗎？」其實並沒有真的吵起來，楊瑪俐看到他們卿卿我我時甚至還不知道該把自己的嘴角往上擺還是維持原位。想到此，楊瑪俐決定正面思考——

「……我大人有大量不跟她計較了——像我這麼有國際觀的人，外國人作風開放我也知道啦，她說她不會再帶男人回來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何況租外國人房租可以訂比較高，是筆好生意幹嘛不做？我說王太，你真的不跟著來做？」

〈萬福瑪麗亞〉

王太太聽了眉頭蹙成倒三角，把資料推給楊瑪俐：「嘿啦，我家請菲傭照顧老菩薩錢都花了了了，怎麼可能投資，哪像你老公事業做那麼大又不用奉養高堂老母也沒有小祖宗要伺候，卡好命啦——所以我不當主委了啦，你有閒有錢你來做。」

楊瑪俐用那蓬資料拍了王太太胳膊一把：「拜託我超忙的好嗎，哪能一直攪和做義工，再說只有我們兩個人又是做到死，這次一定要多抓些人手才行。」

「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哪有多少人愛做？」

楊瑪俐注視王太太，充滿自信：「我有辦法。」

*

萬福華廈儘管門戶眾多，住戶大會出席率卻一向偏低，在自住戶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出席率往往不到五成，管理委員也總是同樣的老面孔調換職務而已，成員清一色是女性，這次出席者也不例外，其中唯有毛太太是新搬來的自住戶。會議地點就在一樓管理員收發台前，毛太太與林媽媽準時等在那裡，王太太跟楊瑪俐晚了五分鐘才帶著幾把塑膠凳聯袂到來；其間一些住客只是經過她們去搭電梯，不打招呼也不過問她們為何聚集在那裡。約定時間過了十五分鐘好歹還有零星幾人慢吞吞出現要來開會，王太太看了牆面時鐘，表示不再等了，招呼大家坐下，準備開會。這時毛太太問道人這麼少這樣開會決議不能算有效吧，其他人漠然地看著她。王太太只說十年來都這樣，從來沒有問題的啦。接著她便宣布這次會議主要議程是管委會改選。

王太太說她一搬來就讓人推舉當主委，一做十年都過去了，現在忙不過來篤定要讓賢了，所以提名楊小姐做主委。楊瑪俐半推半就的，認為應該要讓新人做，王太太立即接說比她年輕都是新人；楊瑪俐又狀似煩惱地問總務要誰來擔，眼光停在毛太太身上，推薦了她，沒等毛太太表示個人意願，出席的住戶已經鼓掌通過楊瑪俐的提議。楊瑪俐繼續說一個人忙不過來，仍是希望王太太當副主委，「同時指導我這後進」，這時王太太沒有拒絕，倒是對一切瞭若指掌地站在一旁，讓楊瑪俐主導會議。楊瑪俐看來準備已久地說道：

「我這次有個新做法，將住戶委員會工作成員設為有薪職，薪水從管委會基金提撥，雖然錢不多，但算是慰勞熱心為公益付出的芳鄰。還有，管理員馮伯伯真是年紀太大了，所以我想讓他退休了，不過大樓清潔仍然讓他們夫婦做，門房跟收發信件就委託外面的保全公司來負責。會議紀錄還有每月管委會收支表仍然會在月初貼在一樓的公告欄。」

〈萬福瑪麗亞〉

沒有任職的出席住戶看向彼此，臉上不盡同意，卻沒有人表示意見。

會議結束，毛太太特地留下來，表示自己沒經驗怕做不好，想推辭總務一職，楊瑪俐不鹹不淡地安撫她說還不會馬上交接，她有時間心理建設，卻立刻指使毛太太把多出來的會議流程表收齊給她；毛太太又想再說什麼，丈夫卻似算準了時間背著小孩下樓來接她，毛先生看了看楊瑪俐，而王太太衝著他呵呵笑讓他不好多說什麼。毛氏一家離開後剩新任正副主委收拾場地。

堆疊塑膠凳時王太太問：「楊小姐，啊你先生陳桑什麼時候要從大陸回來？」

「……下個月底，待一個禮拜又要回廠裡。」

「是响，你沒有要找時間跟他一起去大陸哦。總是一個女人家顧厝這樣甘好？還有你不是是一直想要小孩，這樣兩地相隔是要怎樣……過四十歲很難生了欸。」楊瑪俐神情嚴峻地睨了王太太一眼，王太太縮縮肩膀沒再說下去。

*

楊瑪俐懷疑丈夫偷吃很久了，但是她一直逃避著不去確認，她暗下決定，等四樓之三的房間全租出去她就要飛到深圳突擊檢查。

然而這次招租並不順利，兩個星期過去了不知多少人次來看房子，然而竟然不是沒有人說要租，不然就是原本說定了，簽約前又反悔，反而是那個戴頭巾的女孩又寫訊息來詢問她簽約的時間。楊瑪俐因此非常煩躁，沒心思找人清走仍在原地的雜物，無時無刻盯著租屋網站看看有沒有人詢問。懶得煮飯，她出去外面吃晚飯，順便逛了逛百貨公司，瞄見嬰幼兒用品樓層讓她百味雜陳，最後是去刷了一雙名牌高跟鞋，儘管她有足底筋膜炎根本穿不住細高跟。

回家時出了電梯，楊瑪俐發現家門上不知貼了什麼東西，覺得奇怪，走近才看清楚原來是瑪麗貼的紙條，催促她趕緊處理四樓的雜物。楊瑪俐翻了翻白眼，心想這個外國人龜毛纏人纏到家門口了。

儘管雜物堆本身以及瑪麗的緊迫盯人很煩，然而對她來說四樓之三繼續空著最是令她七上八下，楊瑪俐終究決定先讓戴頭巾的女孩住進來，通知她來簽約後楊瑪俐的心情依然沒有

變得比較輕鬆，看她入厝那天楊瑪俐覺得自己擺的笑臉讓嘴頰肉僵得要死。

沒有必要的話她不想跟她接觸，但是不知為何她反而非常容易遇到她，似乎是女孩為了跟她打好關係所以尋機找她說話。拿了對方名片盯著上面外商公司還有女孩的頭銜，楊瑪俐只鬱悶得腸子打結，根本不記得女孩的名字。

四樓之三一直沒有找到其他新房客，讓那個女孩用套房的錢住整間房子簡直是太便宜她了。楊瑪俐一邊碎念一邊敷面膜，又泡了一杯麥片坐到電腦前，在自己的租屋資料頁面上上傳裝潢好的套房照片，瀏覽器卻在儲存更新之前無預警掛掉。想要打電話跟丈夫訴苦，對方手機沒接，訊息則是已讀不回。

這一切讓楊瑪俐難以忍耐。而所有隱忍爆發的導火線是三樓之三的鄰居來告訴她天花板漏水，大抵是四樓之三出了問題。跟鄰居一起站在滴水的天花板下，聽著水珠落進水桶的聲音楊瑪俐覺得自己的理智跟著一點點沉到水底，簡直想把新房客掐死。然而她同時心裡又扭著不想見到對方的抗拒情結，她接連深呼吸了好幾次再告訴自己冷靜理性才上樓去。到了四樓她發現災情更嚴重——確實從四樓之三滲出的水漫到了公共區域，連李老先生的雜物也被波及，放在地板上的舊報紙吸了不少水，加上不曉得是誰在那裡又堆放了垃圾袋，同樣泡得開始發出臭味。楊瑪俐先捏著鼻子拎走垃圾袋，顧不及洗手便狂按四樓之三的門鈴，戴頭巾的女孩剛打開門楊瑪俐就直接對她發飆：

「小姐，我這房子新裝潢好的，你是怎麼搞的才幾個禮拜就把房子弄出毛病，漏水漏到樓下?!我就知道你們這種人什麼都不懂，先進的設備不會用嗎？還有外面的垃圾袋是不是也是你丟的，垃圾不落地的政策你不曉得嗎？」

女孩一臉無辜，試圖解釋，但楊瑪俐不想聽她說話，把女孩擠到一旁衝到女孩那間套房的浴室，並無發現異狀，倒是在另一間沒人住的套房浴室外牆角看見有水斑浮出；楊瑪俐再繞了屋子一圈，找不出額外問題。看來是當時裝潢淨把心思花在隔間與開窗，土水卻出了紕漏。楊瑪俐不想承認這件事，惡狠狠地對女孩說漏水維修費用要她負責；女孩想要跟她理論楊瑪俐又是不甩她，氣虎虎走了。

儘管滿心不悅，楊瑪俐也明白不能不徹底整頓那批破銅爛鐵了，她還沒等自己平靜下來便折返四樓，看四樓之三的門已經關起，覺得正好，過去按四樓之二的門鈴，又是該死的沒人搭理，楊瑪俐甚至對著門喊李老先生，希望他來應門。她連敲帶喊鬧得四樓之四五六的租客都走出來勸她別白花力氣，楊瑪俐竟是倔強起來不放棄，死死摠著電鈴不放。電路有

〈萬福瑪麗亞〉

點接觸不良，鈴聲因而斷斷續續的，顯得乾啞無力上氣不接下氣，聽起來更是煩得讓人心塞。租客們看楊瑪俐這麼固執，也懶得再多說，分別回自己的地方。在楊瑪俐自己也要受不了的時候李老先生居然出現了。

木門開了一條細縫，楊瑪俐及時閉起自己的呼吸。在暗底李老先生的小眼睛依然渾濁，裡面的什麼讓人讀不明白，在那視線之下楊瑪俐只感到自己語言的能力突然完全停擺了。他們沉默的對峙無比漫長，直到第三人出現，破除這令人透不過氣的處境。又是瑪麗。

瑪麗從電梯出來，踏過還潮溼的地板，已是滿臉疑惑，而她看不見給木門擋住的李老先生，倒是被從門間滲出的濃厚老人體味嗆到連續打了好多個噴嚏；她擦過鼻子，也不論目前是什麼狀況，直對楊瑪俐開門見山反映夜裡天花板有老鼠跑竄的聲音，讓她不安得睡不著覺，此外她嚴正表明公共區域雜物的問題一直沒解決，現在地板又莫名其妙到處是水，這棟大樓衛生條件太糟糕了，這樣就算減租她也不想繼續住下去。聽著瑪麗落落長的抱怨楊瑪俐真想請她別在這節骨眼哪壺不開提哪壺，她真是不知道給媽祖燒了多少炷香才終於得到這個機會逮到幾乎人間蒸發的李老頭。老人在這時想把門關起來，給楊瑪俐用力拉住門把阻止，並且感到雄辯滔滔的自己又回來了一一

「李老先生，您也聽到了，我們管委會打算徹底清理大樓環境，必須把您堆在電梯旁的東西清走喔，如果您有什麼東西還要保留的，請您自己收拾好。」

老人的表情沒有變化，臉上密佈的皺紋都沒有離開它們原本的位置，渾濁的眼珠似乎退到眼窩深處連一點點光都沒有了，他想必許久沒有講話，此刻難得選擇自我表達，聲帶聽來十分乾燥，振動出來的聲音如同出自腹語：「不准動我的東西。」

楊瑪俐似是沒有聽見老人說了話，逕自大聲說下去：「之前我給您市政府的法規了，您不可以在樓道堆放物品，這樣會妨礙公共安全一一」她還沒能夠講完老人給她吃了閉門羹。楊瑪俐並不服輸，她轉向顯得狀況外的瑪麗，直直看著對方的眼睛，音量不減地說：「瞧，我不是正在處理嗎。」她丟下這句話便離開了。

*

除了跟瑪麗賭氣，李老先生的態度著實惹毛了楊瑪俐，就算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她也決意執行大掃除了。只不過老馮夫婦似是顧忌李老先生，推說四樓待清的雜物太多太重他們處理不來，馮太太還趁機說道：

〈萬福瑪麗亞〉

「楊小姐，你主委一上任就把我們老馮的工作給辭了，說實在的，我們生活變得很不好過。我們沒那麼大本事反對你，事已至此也不計較了，畢竟老馮真的很老了，下眼皮都耷拉了以外還聽不清。所以呢，拜託你別拿苦差事為難我們，四樓李老先生的那堆垃圾我們搞不定，你另尋高明吧。」

楊瑪俐又碰了一鼻子灰，獨自坐電梯時一邊咒罵大陸女人就是精得要死，只是打掃的還跟付錢老闆討價還價，而且他們哪有什麼日子不好過，誰不曉得他們撿破爛做資源回收賺得可多的了。

動員老馮夫婦無望，楊瑪俐只能委託專業人士處理，扣掉清除大件什物，還要抓漏跟補鼠，這些事情擠在一起無法速戰速決，瑪麗卻沒有給楊瑪俐很多時間，向楊瑪俐回報有老鼠的隔天起她每晚都會在楊瑪俐住家大門貼請她馬上處理的字條，其中一兩張還寫英文。楊瑪俐對那些字條發愣，在心底咒罵了千百次，內容都不細看，把它們全撕下直接丟到垃圾桶。

她與王太太相約商量改善環境衛生的方法，進入正題前楊瑪俐花了一刻鐘抱怨馮媽媽挾刀帶棍埋怨她辭掉了老馮，更誇張的是那個瑪麗要命地神經質，竟然用紙條追殺她，真是不曉得外國人在想什麼。王太太聽完倒很悠哉。

「哎喲，這大樓很老了啦，總管路既沒換過，一樓又有人開餐廳，沒老鼠蟑螂不可能啦。臺灣的氣候就是這樣，阿斗仔要看開。我說楊小姐啲，既然你要抓漏，順便叫人連水塔也洗一洗，一兼二顧，摸蚧仔兼洗褲嘿。」

楊瑪俐不耐問道：「洗水塔跟抓漏是兩回事吧，事情已經多到我夠頭大了，為什麼還要多攬一樣？」

「啲喲，這樣你就可以把抓漏的錢報進洗水塔的帳裡啊，不就省一筆？」王太太拍她一把：「楊小姐你果然是太累了，不然怎麼會沒想到——啊對了，我今天碰到里長，他說下週四要噴藥消毒咧。你看這。」王太太遞給楊瑪俐全里消毒公告，上面寫明時間與消毒範圍，提醒里民消毒期間應關緊門窗，注意家中寵物。楊瑪俐心想這正好解決老鼠問題，只將公告張貼在公布欄，便沒再額外叫人來捕鼠，大掃除也暫延。瑪麗應該也看見了這公告，這幾天沒再緊迫盯人。

消毒日過後在藥水餘味底下還隱隱墊著一股怪味，林媽媽最先察覺到了，便問同樓層的毛家有沒發現；毛太太表示消毒藥水的味道讓寶寶不大舒服，但也只能等它散掉，此外沒有

〈萬福瑪麗亞〉

發現哪裡不對勁，還問那是怎麼樣的味道，林媽媽支吾著不說明白，便回自己家去了。

隔天消毒藥水味是淡了，那怪味沒了遮掩變得更為明顯，毛先生在自家找了又找，甚至探進浴室的通風管道，都沒有發現臭味來源，走出門口覺得那味道在外面也有，此時他遇上已經戴起口罩、也在到處查看的林媽媽。

毛先生直截邀林媽媽同他一塊去通知管理員，要他把原因找出來，然而新來的管理員宣稱自己是保全公司派來的，公司規定的工作職務裡不包括清掃這一項，毛先生幾乎跟他吵起來；林媽媽突然認出新來的管理員是王太太的表弟，前兩年也曾短期住在這裡。她彷彿想明白了什麼，但是沒有把心裡的想法告訴其他人。

管理員咬定這事情應該主委來扛，毛先生氣得撂下一個「好」字便去找楊瑪俐，要她一起到一樓跟管理員弄清責任歸屬。楊瑪俐有別以往，耐心地聽完毛先生來找她的原由，反問毛先生：「上次住戶大會選了毛太太當新任總務，這些事情應該總務來管才對，我是有責任感才幫忙繼續分攤總務工作欸。」

「你不是還沒跟我太太交接？」

楊瑪俐幾乎從鼻孔哼了一口氣：「還沒交接是不能先來見習哦？毛先生，我們管委會秉持的是服務的熱忱，不好意思麻煩鄰居的。」

楊瑪俐講得毛先生無言以對，林媽媽只能一旁打圓場，要大家先一起解決大樓裡的怪味，恰巧瑪麗走進大樓，也加入了討論。話題又回到那到底是什麼味道，才曉得要往哪裡尋找病灶。瑪麗直指四樓鼠害加漏水，還有長期堆在公共區域的雜物。所有人都看向楊瑪俐。

「幹嘛？所以現在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錯囉？」楊瑪俐雙臂抱在胸前，氣勢並不輸人：「好啊，我直接叫清潔公司來大掃除跟抓漏，什麼鬼味道都會處理掉，款項由管理基金支付，帳目之後都會公開在公布欄。」

正是焦頭爛額的時候楊瑪俐手機響了，螢幕上顯示「克莉絲」，楊瑪俐趁機表示要接電話，打發掉包圍她的鄰居，但她只是走出大樓，沒有接起電話。對方鏗而不舍再次打來，她先任它一直響，臉色不大好看，在轉進語音之前終是勉為其難地接起電話，並馬上切換了一個聲調，好聲好氣說了聲「喂」，逗樂了被楊瑪俐標記為克莉絲的女人，她迭聲笑了好幾秒。

〈萬福瑪麗亞〉

「喂瑪俐喔，是我啦。」

「哦～克莉絲姊～好久沒接到你電話，最近好嗎？」市民大道的車流聲量太大，楊瑪俐快步走進附近的便利商店，又向對方問好一次。叫克莉絲的女人在電話一端咯咯笑起來，說她在喝咖啡，楊瑪俐用應酬的口吻回道：「噯哦這麼好，那麼有閒情逸致當貴婦。」

克莉絲笑得歪歪扭扭的：「噯啲我有大官要伺候哪像你那麼好命，跪婦還差不多——好啦我長話短說，問你喔，你不是最近八德路市民大道那裡的房子要出租？」

「對啊。」

「太好了，我這裡遇到一個就古意的美眉在找房子，有正職工作生活單純，介紹給你當房客好不好啊？那個——」克莉絲突然停頓，楊瑪俐聽到她給人拉去說話。一會兒克莉絲又回到線上：「美眉說要跟朋友兩個人合租一間公寓，你的房子甘係兩房一廳還是三房一廳？」

「我改裝格局了啦，現在只有套房，一間屋子四套，客廳跟廚房公家用。目前還有三間可以租人。」

「哦是套房喔，三間喔，聽起來手筆很大喔，那其中兩間正好租美眉跟她朋友嘛，這樣你開多少錢？蛤，算便宜一點啦，我買一送一幫你找了兩個房客噯？我跟人家美眉打包票說幫她找到一人一個月八千的房子哪。」

「克莉絲姊，這樣不行啦。」

「噯啲瑪俐，我話都說出去了，而且美眉還在旁邊——來跟瑪俐姊打招呼。」克莉絲把手機拿遠，楊瑪俐真的聽到那端一把甜美年輕的聲音尷尬地叫她瑪俐姊。克莉絲隨即把電話拉回自己下巴邊：「聽到了响，所以你就別讓阿姊難做人。」

我就不難做人。楊瑪俐按捺性子，讓自己儘可能聽起來興致高昂：「克莉絲姊，我怎麼會讓你為難呢？只是為了保障雙方，你們總該約個時間先來看看房子再說吧。」

「好喔好喔你都這麼說了哪有什麼問題。」克莉絲笑嘻嘻的，接著「啊」一聲：「既然這樣，那今天晚一點如何？美眉也沒事。」

〈萬福瑪麗亞〉

「……不行，這幾天不方便。」

「切，結果你做房東的還不急喔？空房子擺那裡生灰塵也高興——那就下星期天吧，你房子弄妥當舒適來啊，合約也準備好，當天就簽一簽省事，我不會讓大家有損失。」

楊瑪俐此時突然覺得與克莉絲聲氣相通，笑了：「你這麼有把握？講得一副已經成交的樣子。」

「嘿啦我掛保證啦，我負責的事情哪次出槌過？錢什麼的我們見面再說。先這樣啦掰掰嘿。」

聽對方掛了電話楊瑪俐揉了揉眉心，覺得心頭大石輕了些，卻又鯁在胃裡。所有事情一時全擠上來，自己究竟還是不是主導的那個人。

*

清潔公司終於來徹底掃除整棟大樓，最大的工程當然還是四樓的雜物堆，清潔公司的人說垃圾量太大，得通知環保局來收。然而東西清走了楊瑪俐才想昏倒——牆角長滿壁癌，地板上也有一大片的黑黴，這讓抓漏公司一併處理不知道會花多少錢，說不定整片地板都得重鋪。若是沒有漏水這花費肯定要有李老先生埋單，現在這情形也不好說了。楊瑪俐盤算這筆錢能不能讓管委會基金支付，逼不得已才自掏腰包，可是裝潢的錢還沒結清，楊瑪俐心底煩得要死。

在清掉壁癌與黴菌之後，沉積在四樓已久的陳舊霉味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潔劑的氣味，毛太太家的小孩可能甚至接觸到殘留的清潔劑開始過敏，噁心想吐還鼻水流不停，毛先生又跑去楊瑪俐家抱怨，此外瑪麗再三堅持那個當初林媽媽說的味道還在，楊瑪俐只說她反應過度。

瑪麗的聲稱一語成讖，那個氣味甚至變得更為強烈，沾在每個人的腳步，踏到電梯，滿布整棟大樓，毛太太只能讓自己的小孩戴著口罩出門。毛先生與瑪麗聲氣相通，認為整棟大樓應該做管路健檢，甚至挨家挨戶拜訪做了聯署聲明，要求再次徹底清理大樓，連暗管也要檢查，必要時應該更新所有管路。附議人數竟然遠遠超過了以往住戶大會的出席數，連老馮夫婦也簽了名。

楊瑪俐沒想到整件事竟然鬧出這麼大的風波，對此沒轍也無心處理——她在翻查自家存摺時意外發現丈夫的錢有不明動向，直覺他包了二奶，感到事情已經不能再等，立馬看起機

〈萬福瑪麗亞〉

票準備衝去深圳跟他攤牌，現在誰給她按電鈴或打電話她都不理會。而楊瑪俐的避不見面惹惱了那些深受怪味所擾的住戶，他們覺得她比從未露面，實為始作俑者之一的李老先生還要糟糕。

在這住戶不滿情緒沸騰的當下王太太突然想起又是很久沒有見到四樓之二的李老先生了，她有天特地去找楊瑪俐，楊瑪俐看到是她好歹心平氣和了一點，寒暄了兩句王太太便問起李老先生，聲量還放得很小：「楊小姐我跟你說，那個四樓之二的歐吉桑這段時間又沒聲沒息，會不會、那個啦？」

楊瑪俐未經細想馬上回道：「哪個那個？」

王太太猶豫著，仍然細聲地說：「就、就那個嘛……說真的，林媽講到的臭味真的很像那個味道地。」

楊瑪俐總算聽明白了，睜大眼：「不會吧你別嚇我。不然你去按他門鈴好了。」

「哎喲楊小姐，現在是你做主委欸，你去啦，而且以往也都是你去聯絡歐吉桑的不是嗎。」

楊瑪俐嘟囔著「怎麼可能會有事」，抗拒地不願去，然而她多少有些不放心，終究答應讓王太太陪同去四樓之二按電鈴，她甚至耳朵貼在鐵門試試能不能聽到什麼動靜。沒人應門，楊瑪俐也什麼都沒聽見，但是王太太掩著鼻子說確實聞到那個臭味從門內傳出來。兩個女人不禁心底毛毛的，打算離開，卻在電梯前給瑪麗逮個正著，戴頭巾的女孩與她同行。

瑪麗激動地叫住楊瑪俐，重申連署書上的訴求，楊瑪俐只是敷衍應回道她會處理，她的態度讓瑪麗非常不滿，似乎氣得找不到適當的詞句，改用英文說了一堆話，楊瑪俐也回嗆她聽不懂，叫瑪麗講中文，場面僵持不下，尷尬得讓王太太想要溜走，女孩則出來緩頰，為雙方翻譯。

她們站在電梯前吵得不可開交的當下門開了，迎面來的是他們以為人間蒸發了的李老先生，他身旁站著一個長得跟他很像的中年女人。

*

原來這段時間李老先生身體狀況不好，讓女兒接去照顧一陣。王太太聽完李老先生女兒的

〈萬福瑪麗亞〉

解釋鬆了好大一口氣，簡直雀躍起來，楊瑪俐卻沒能馬上感到世界美好。她走向他們，笑容都省略了，開門見山說道：

「李小姐，我姓楊，是萬福華廈住戶管委會的主委，是這樣的，我們大樓最近有些衛生問題，現在追查到癥結可能出在李老先生的屋子裡，不知道能不能讓我們進去看看？」李老先生聞言兀自掏出鑰匙，速速開了門躲進家裡反鎖起來，留女兒一臉為難面對眼前的住戶。李小姐考慮了半晌，回答她去跟父親溝通看看。而她也是拍了好久的門，直到她說她想看媽媽的東西李老先生才終於解開門鎖。

放了自己女兒進屋，李老先生窩回雜物堆中的籐凳子，佝僂著，渾濁小眼珠投出的視線不帶有人意味，幾乎消失在暗裡。她等待著，聽見他直直地問：

「老大呢？」

「……爸，我是啊。」李小姐靠近他，搭住他的肩膀，看著父親乾癟的嘴脣顫動著，但是他瞅住她的眼神沒有信任。他疾聲厲色地問：「你是老大——那老三呢？」

李小姐躊躇著，小心地說：「她去找老二了。」

「不要跟我提起那個不肖子。」李老先生反射般回了嘴，同時眼珠一點點的光芒都沒有了，雙眼已成頭顱的深窩，附在頭骨上只剩下薄薄的皮，上面的皺紋被他緊抿的嘴脣拉扯得幾乎要繃斷，整個人跟滿屋一吹就會風化的雜物融成了一體。站在他身旁，與他長得很像的女子感到難以承受。

沉默著，忍耐著，李小姐決定不繼續父親提起的話題，而以處理房子為重，問道：「爸，你跟媽的這間屋子……可以讓楊小姐帶人進來整理嗎？她說不會動到媽的東西，只是把屋子打掃乾淨，也不收我們費用。」

「……」見李老先生仍是繃著臉拒絕說話，李小姐當他默許，便走出去回覆楊瑪俐可以進去清理父親的屋子。

終於獲准進去李老先生的屋子，楊瑪俐視線掃過其他人，沒人想跟進，因為光是從門縫透出來的氣味便讓人卻步，瑪麗與女孩甚至直接返回了自己房間，王太太則是退得很遠，比手畫腳給楊瑪俐敲邊鼓。楊瑪俐瞪了王太太一眼，明白這事只能自己扛了，大口憋了氣，

〈萬福瑪麗亞〉

戴上口罩，走入黑漆漆的屋內。才兩秒她就後悔了。她立刻退出門外，跟李小姐說她改天找專人過來，拉著觀望的王太太離開四樓。

在電梯裡王太太問楊瑪俐李老先生家裡面是怎樣，楊瑪俐堅不透露，只說兩天後她要出國，聯絡清潔公司事宜請王太太代理。王太太追問她為什麼突然要出國，怎麼把爛攤子就這樣丟給她。楊瑪俐瞅著她，回她一句「現在副主委也是有拿薪水的，王太太你也得有所貢獻吧？」，堵得王太太只能應下來。

之後清潔公司的人去清查時王太太戴上口罩跟去瞄了李先生的屋子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整室的昏暗並非由於市民大道的橫梁遮擋了光線，而是無數雜物從地板堆積直抵天花板，之間能夠透光的縫隙幾乎沒有，更別說那不知淤沉多久不曾流通的腐舊空氣。王太太嚇得立刻跑回家。

那個怪味總算消失了一一除了蟑螂屎的味道，清潔專員先從李老先生家中清出好幾隻死老鼠，其中有一隻卡在四樓之一與四樓之二相接的天花板夾層裡，要把它夾出來還鋸開了天花板。但是清潔專員反映那間屋子東西太多必須清理，這次掃出死老鼠只是一時權宜，同樣的事很可能再發生。

清潔公司的人本想嘗試打開窗戶，卻讓李小姐婉拒了一一她代表父親聲明要把屋子賣掉，因為李老先生逐漸無法自理生活，家人不想他獨居。不過，儘管整理房子龐雜繁瑣，李家不想假手他人。

王太太從半掩的鐵門看見李小姐一個人坐在四樓之二應該是客廳的空間中央，用繩索紮捆那些不知堆了多少年的舊報紙，心中百般滋味。轉身時遇上包頭巾的女孩，兩個人都笑得不像以往不知所措。

*

「楊太，歐吉桑要被女兒接走了，房子也要賣掉，你要不要也頂下他那戶啊，這樣連號欸，感覺超氣派的，事業做更大哦～」王太太在一樓遇到幾個星期未見的楊瑪俐，熱絡招呼她，楊瑪俐反倒顯得冷淡，沒有以往逢人必談房東經的聲勢；王太太本想再聊，瞥見楊瑪俐的丈夫從大門進來，把話吞了下去，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

「陳先生～好久不見啊，回來休假啊？」

〈萬福瑪麗亞〉

「嗯。」楊瑪俐的丈夫只簡單應了一聲，楊瑪俐已經在電梯前催促，並問王太太有沒有要一起上樓，王太太連忙揮手說她要出門，轉身時隱約聽見陳先生呵哄太太的溫言細語。

站在「萬福華廈」四字底下，王太太又想到林媽媽的兒子前兩天也從美國回來探親，近日發生的種種簡直是一種啟示。她望著市民大道橋墩下的光影，又回頭看向大廳。

「看來家家戶戶都團圓嘛，楊小姐說這棟樓是個好地方，還真是給她說中咧。實在太好了。」

這個頓悟讓王太太足足開心了一整天。

*

「我們人要往前看。」楊瑪俐幾乎自言自語，接著挺起胸膛轉頭看向為她端茶過來的林媽媽——「王太雖然大部分時候三八兩光，但是這次的提議倒是很有道理。」

她對林媽媽說：「我這次考慮作日租套房，或者整間短期出租——林媽媽，你問你兒子 AirBnB 是什麼就知道了，我的乾姊克莉絲跟我說現在這生意正夯呢。真的房客久住在同一棟樓不免得跟她們搏感情，人好老實也就算了，碰到機車的真是吃不完兜著走，還是這種短租的比較不費神——怎麼樣，林媽媽你真的不考慮？」